

夏天的故事

孫謙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夏天的故事

孫謙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書號 605 文學 151

夏天的故事

著 者 孫 謙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4 5/8 字數 85,000

定價(6) 0.41元

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內 容 提 要

麥收後，初中畢業生田金生和米玉蘭回到村裏來度暑假。這時，農業社收下的麥子因為工賬未算清而不能分配，社員們議論紛紛——原來是會計米三多和富農分子勾結起來，把社裏的現款拿去作了投機生意，故意地把工賬搞糊塗的。田金生積極地參加了鬥爭，米玉蘭則無動於衷。學校來了通知：田金生攻上了高中，米玉蘭却落榜了；這時農業社接到縣裏通知，省裏決定在農業社試辦拖拉機站，可是農業社的會計和財務工作的幹部一定要農業社自己解決，大家都為這事發愁。田金生勸米玉蘭留在村裏工作，米玉蘭因輕視勞動，輕視農業生產不願留下，於是田金生決定放棄升學，參加農業社工作，得到全村人的愛戴；米玉蘭却嫁給了城裏的商人，走進了黑暗的泥坑。

作者在書中創造了一些有着優秀品質的農村青年的形象。通過這些形象，使人可以感到新的一代的成長和生活的親切可愛，認識到當前農村中尖銳的階級鬥爭。

第一章

一

一九五三年夏天的某一個早晨——

天空是碧藍的。早霞是緋紅的。耀眼的太陽，剛從那閃着油亮的、大海也似的莊稼地的彼岸升起。陽光穿過樹木的枝葉，射到了平靜的水面上，河水泛着金光……

遠處，白霧像輕紗般地在山腰間飄忽；隨着霧氣的消散，逐漸顯現出山坡上的羊羣……
一羣白鴨，從那堆滿麥稈垛和麥糠堆的村街口，蹣跚到了河岸上，快活地向着河心浮去……
河邊長着一片高大的向日葵，金色的葵花發散着香味……

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大娘，提着滿籃子青菜，向着河邊走來。她把菜籃子放在河岸上，挽起了袖子，坐在河邊上；然後把青菜浸到河水裏……

從那掛着露珠的莊稼地裏，駛出來一輛老牛車。車上裝滿開着藍白小花的苜蓿草，苜蓿草上坐着一位搖着短鞭的姑娘。

這姑娘名叫高二姐。

高二姐從小就喜愛在莊稼地裏跑跳，長大以後，她嫌坐在學校裏慳得慌，只唸了三年小學，就跑到地裏幹活兒去啦。她從老人們那裏學得了一手好手藝，執犁、掌耨、鋤割、打場，樣樣活兒都能幹，而且幹得乾淨，利落。她的經驗雖然不足，可是她喜歡在種莊稼上用功夫，因此她領導的小組，能夠創造了坡地小麥的高額產量。

高二姐今年十九歲啦，身體發育得很好：臉色紅潤，手足靈巧，身段窈窕而結實。她的臉相是和善的、堅定的，能夠任勞任怨，也能够堅持正確的意見；她那大眼睛裏閃爍着青春的光輝，使人感到她的內心裏活躍着巨大的活力——她不會滿足已經得到的勝利，她要向土地索取更大的報酬：不是增產百分之幾，而是要增產百分之百！……

早晨的田野是優美的。坐在牛車上的高二姐面對着初升的太陽，向着村莊慢慢地走着……

高二姐吆喝老牛的聲音，引起了老大娘的注意。她停住了洗菜，向着大路那邊望着……牛車向着河邊走來了。老大娘甩落了手上的水珠，向着坐在車上的高二姐喊道：「二

姐……」

「田大媽——你怎麼一大清早洗菜呀？」

「你金生哥要回來呀。」

高二姐的眼睛忽霎地亮了：「噢，金生哥要回來？」

「學校要放假啦。」

高二姐喝住了牛兒：「他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昨天才接到信。他說，初中畢業啦，高中也考過啦……」

「考上了嗎？」

「還不知道呢。」

「我看總能考上……」

「考的人太多。聽說可難考呢。呃，二姐你過來，大媽問你句話。」

高二姐敏捷地下了牛車，拿着短鞭，向着田大媽身邊走去。

田大媽站了起來，說：「你看，你金生哥要回來啦，可我家裏連一把白麵也沒有啦——

咱們農業社的麥子，到底什麼時候分呀？」

「不是預分過了嗎？」

「一家預分了三斗麥子，又要自己吃，又要送親戚，早糟蹋光啦。」

「你怎麼不給金生哥留一點兒呢？」

「瞎，我以為社裏的麥子幾天就能分啦，可誰知道拖了半個月啦，麥子還在那兒囤着。」

「咱們社裏的會計真糟糕——你找他去來沒？」

「找過啦。老米說：人手不夠，工賬算不出來……」

「你去找一找社長吧。」

田大媽想了想，說：「社長有社長的難處。你沒看見你滿倉叔的那兩隻眼睛？——快躁得冒出血來啦。」

「可那麥子不能老囤在那裏呀！」

田大媽苦惱地說：「唉，這到底是怎麼搞的呀？——兒子要回來，連頓白麵也給吃不上！」

二

在文平縣的街上，有一座兩級中學校。中學校的大禮堂前面，有幾株老槐樹。在那開滿白花的老槐樹陰影下，田大媽的兒子——田金生——正在貪婪地讀着一本新出版的蘇聯小說……

田金生是個二十歲的精壯小夥子。他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，被敵人殺害了；他的母親用

拚命的勞動所得，供養着他唸了書。田金生是個孝順兒子，他沒有辜負母親的心血；在學校裏，他是最用功的學生；回到村裏，他是最出色的勞動能手。他喜愛學校，喜愛知識；他也喜愛家鄉，喜愛土地——他愛那碧綠的無垠田野，他愛那明朗的遼闊天空……

田金生雖然是個初中畢業生，可在他的神態和衣着上，仍然保持着農村青年的本色；他的粗布襯衫是母親親手縫製的；他那新布鞋則是妹妹送給他的禮物。他的手掌是粗大的，臉色是健美的——他的渾身漲滿了氣力，熱切地喜愛勞動；他的額頭是寬闊的，眼神是明亮的——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個聰明、堅決、有着遠大生活目標的青年……

現在，蘇聯小說裏的那些人物和事件，把田金生帶到了他所羨慕和敬仰的國度裏；他在那鮮花般的現實中，遊歷着、學習着、思索着……

從那通向女生宿舍的圓形角門裏，走出來一位拿着紙頭的姑娘，她踏着那鵝卵石子路，向着田金生走來。

這姑娘叫米玉蘭。她是田金生的同班同學，也是跑馬堡村人。

米玉蘭是農業社會計米三多的獨生女兒，從小嬌生慣養，既不會做針綫，也不會種莊稼，就是愛唸書。唸書是好事兒，可是她却弄不明白她究竟爲了什麼才去唸書；只是知道唸下書就是有了本事，有了本事就會有好日子過。當然，多年的學校教育，會給她指明生活理

想的；何況她又比較聰明，記憶力也不錯，很快地就能記熟了那些好聽的名詞，背會了那些書本上的道理，甚至還可以在學生的集會上講演。但是她把講演和演戲看成是一回事情；都是表演給別人看的。順便提一句：米玉蘭很喜愛演戲，而且很有天才——當她在表演的時候，連最了解她的人，也辨認不出她本來的面目。

米玉蘭的臉相是漂亮的，而且很會打扮：她那長長的兩條髮辮上，紮着兩塊水紅色的綢子，很像是剛開了的花朶；她那新穿的花裙子是淡紅色的，十分鮮麗，也十分輕飄……

米玉蘭挺着胸脯走在鵝卵石子路上。當她看見田金生的時候，馬上加快了脚步，熱情地喊道：「田金生——金生！」

但是田金生沒有聽見，仍舊在專心地讀着小說。

米玉蘭停下了脚步，對着田金生笑了笑，然後躡手躡腳地繞到了田金生的身後，猛的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。

田金生嚇了一跳：「誰？誰？」

米玉蘭沒有說話，竭力忍住了笑聲。田金生用手揣摸着米玉蘭的手背，一下子就辨認出來了。

「玉蘭！玉蘭！——一定是你！」

米玉蘭大聲笑起來，撒開了手。

田金生一看見米玉蘭，臉上馬上泛出了光輝，快樂地說：「呀，你換了新衣服啦！」

「你看漂亮嗎？」

「漂亮——太漂亮啦！」

田金生奔放地向着米玉蘭撲去，米玉蘭用手攔住了他，正經地說：「我找你有事兒……」

「什麼事兒？」

「今天舉行講演會，有我的節目；我打了個草稿兒，你給我看一看。寫得不好，你可不要笑話。」

田金生接過了紙頭，用心地看着，唸着：「……我們感謝學校，感謝老師。學校是我們的第二個母親。她教給了我們文化，教給了我們知識，把我們從愚昧和落後裏邊解放出來……」這個開頭挺好！」

米玉蘭笑了，田金生繼續看着講演稿。

米玉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：「金生，放了假你回家不？」

田金生一邊看着講演稿，一邊回答道：「回家。」

「我也要回家——咱們相跟上。」

「好！『……我們已經考了高中，我們還要在這個學校裏繼續學習，我們要鑽探知識的寶庫，我們要佔領科學的堡壘……』」

米玉蘭的心已經想到回家的事上去啦：「呃，金生，沒有車，怎麼回家呢？」

「走着回。」

「那行李呢？」

「我替你指上……玉蘭，你寫得太好啦：『我們學習是爲了祖國。我們要報答祖國對我們的恩情——她讓我們到哪裏，我們就到那裏；她讓我們幹什麼，我們就幹什麼……』」

鈴聲響了。一羣一夥的學生，向着大禮堂裏跑去。

米玉蘭着急地說：「啊，到時間啦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寫得很好，不用修改啦——呃，玉蘭，你知道嗎？今天縣委書記要來參加咱們的講演會呢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可不要緊張得把詞兒忘了。」

米玉蘭理了理衣裳，說：「忘不了，我已經背熟啦。」

「那就好啦。」

又是一陣鈴響。田金生拉了米玉蘭向着禮堂門口跑去……

三

老校長陪着瘦瘦的林書記走上了禮堂的台階，他們一邊低低地談着話，一邊向禮堂門口走去。他們只顧低頭談話，冷不防被正在向着米玉蘭揮手的田金生猛地撞了一下——要不是林書記伸手拉了一把，老校長就要仰跌在地上了。

田金生吃驚地轉過身來，趕忙攙住了老校長。

林書記說：「喲，好大的氣力！」

老校長看了看田金生，說：「走道兒不看着腳底下——險乎子把林書記撞倒！」

林書記笑了：「他撞不倒我——你問他，他不穿開襠褲才幾天呢？呃，金生，你的畢業考試得了多少分兒？」

「你問我們校長。」

老校長說：「考得很好，哪一門功課都是足分兒……」

「噢，學得不錯呀！」

「可是總分不是一百——是九十九。」

「爲什麼少了一分？」

「因爲他黑夜裏不愛睡覺，好鑽在被窩裏看書——我們給他扣了一分。」

「呃，扣得對！要是我啊，不是扣他一分，是扣他五分，省得他將來戴近視眼鏡……怎麼樣，考高中啦沒有？」

「考啦。」田金生回答道。

老校長說：「那還能不考？」

林書記問道：「考上啦沒有？」

「這可不能告訴你——這是國家機密。」

「噢，機密！——金生，這可要看你的真本事啦！」

老校長對田金生說：「開會去吧，放榜以後，學校會通知你。」

田金生向着林書記和老校長鞠了一躬，跑進大禮堂去了。

林書記一邊走路一邊說道：「前兩天，他們村的農業社社長找我來啦，他說：農業社沒有文化幹部，連個靠得住的會計也沒有；社員的意思讓我動員田金生留在村裏邊搞工作……」

「那怎麼行——這不是拆學校的台嗎？」

「我給他解釋了又解釋，梁滿倉不滿意，和我吵了整整一後晌。」

「那你就答應了？」

「我還是沒有答應。」

「這就好啦！」

「你說好啦，可是梁滿倉正在背後罵我呢！」

四

在跑馬堡村的東街上，有一處大場院。大場院柵門口的旁邊，掛着跑馬堡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牌子。

農業社的辦公室，設在大場院的南屋裏。場院裏到處堆積麥稽垛和麥糠堆；院心裏有一個覆蓋着草蓆的大蓆囤，囤子裏裝着今年的新麥；靠着場院的牆跟，有着新修成的馬棚、牛圈、羊欄和豬窩。驢馬在吃草，牛羊在倒嚼……

辦公室的屋子很大，四面開着窗戶；前門通大街，後門通場院。屋子裏堆積着餵牲口的豆餅和雜糧，牆上掛着各種莊稼的穗子。屋子裏的陳設很有點買賣家的味道——這間屋子本來是地主家的舖子，土地改革時候變成了公產，現在改建成農業社的辦公室和會計室——社

員們管它叫賬房。

農業社社長梁滿倉登着梯子上到麥囤頂上，解開繩索，揭開麥囤上的蓆皮。

梁滿倉是個五十來歲的莊稼漢子，穿着一身粗布衣服，走起路來有點駝背。他是個火性子人，可是這兩年把他磨鍊得平了。他從來沒有經營過大莊戶，管理社務很吃力；愁得他吃不下飯，睡不好覺，把身子拉瘦了，把眼皮也熬腫了。但是他有信心把農業社辦好，依舊是忙了東邊忙西邊，爲着大家的利益不停腳地奔跑……

梁滿倉把揭下來的蓆皮扔到地上去。抬起頭來看看天色，然後用手摸了摸麥粒，愁悶地走下了梯子，向着辦公室走去。

辦公室裏挺清靜，只有米三多一個人磕打着算盤。

會計米三多是個下架商人，體重足有二百斤，脖頸裏拖着一大堆槽頭肉，走起路來膨膨的，一動彈就渾身淌汗，喘氣呼哈。

米三多自以爲是個能打會算的人，倒霉的是不走時運；做買賣老是虧本賠錢，一輩子也沒能鬧出個好時務來。但是他的心並沒有死，他相信有一天他會走運發跡的。他的野心很大，胆子却很小，因此他老是遇不上「好時機」。

米三多給農業社當會計只是爲了混日子，就像是給東家當管賬先生一樣：你給我多少

錢，我就給你辦多少錢的事情；東家在跟前，我就幹得勤一點兒；東家走了，我就躺下來睡一睡。因爲這樣，麥秋已經過了半個月啦，農業社却沒辦法分麥子——米三多沒有把工賬算出來，怎麼能分麥子呢？

其實，米三多是故意把工賬搞糊塗的，不過這是他的秘密——這秘密只有米三多和他的朋友兩個人知道，而且他們爲這個秘密高興，也爲這個秘密害怕。

米三多故意地響打着算盤，裝着緊張工作的樣子。其實他是在表演，而不是真的要工作。

梁滿倉滿臉心事地走了進來，直直地走到米三多的斜對面，心躁地問道：「老米，工賬算得怎麼樣啦？」

「快啦，快啦。」

「還得多久？」

「快吃上新麥子麵啦——再有個十來天……」

梁滿倉着急地叫了：「還得十幾天！」

「啊呀，我的好社長呢，我一個人只長着兩隻眼睛；我不能一隻眼睛看賬本兒，一隻眼睛看算盤呀！」